

午夜十字路口梦见弗洛伊德

作者：杨照

目录

[为“人”定坐标](#)

[自序](#)

[第一章 世纪末的弗洛伊德](#)

[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的关系](#)

[个性发展到世纪末出现了颓废](#)

[中央中心再也把守不住了](#)

[维多利亚时代压抑了真实自我](#)

[精神医学从研究歇斯底里开始](#)

[第二章 梦的性质](#)

[用“梦”来思考人是什么](#)

[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自己](#)

[梦、自由联想与诙谐](#)

[人应该回到经验](#)

[第三章 压抑](#)

[性欲的压抑是文明的开始](#)

[人生是一场原欲与压抑相争的戏剧](#)

[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俄狄浦斯](#)

[被关进地牢的蓝色衣服与香烟](#)

[第四章 黑暗面](#)

[人的黑暗面决定他是谁](#)

[梦里的信息都化过装](#)

[人需要被揭露，被解析](#)

[第五章 精神经济学](#)

[人的记忆是一间严格而混乱的仓库](#)

[儿童的邪恶来自原欲](#)

[女性先天就被“阉割”](#)

[“去性欲化”与“再性欲化”](#)

[记忆的实验与意识的流荡](#)

[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有个洞](#)

[第六章 精神病症及其治疗](#)

[童年的创伤变形为成年的噩梦](#)

[本我与自我的不断辩证](#)

[用科学态度趋近复杂多样的个人](#)

[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精神病患](#)

[第七章 崛起](#)

[犹太人与反犹主义](#)

[催眠挖掘出人的内在](#)

[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治疗](#)

[歇斯底里源自性侵害？](#)

[第八章 流行](#)

[弗洛伊德征服巴黎](#)

[杯子不再是杯子](#)

[爱是欲望的替代品](#)

[一种对文明的新理解](#)

[真的一夜无梦吗？](#)

[梦的解析有其理性基础](#)

[第九章 叙事革命](#)

[影响了20世纪的叙事手法](#)

[19世纪小说的五大原则](#)

[打破五大原则的羊皮纸书写](#)

[说的过程成为文学的核心](#)

[第十章 与弗洛伊德为伴](#)

[是否存在集体的压抑？](#)

泛性论太简单又太流行
精神分析对象征很敏感
在现象与抽象之间雄辩
版权页

为“人”定坐标

杨照

“人是什么？”这是个贯串古今，不同文化、不同社会都曾经认真探索的普遍问题。甚至我们可以退一步后设地说：作为人的第一条件，人和其他万物都不一样的根本差别，就在于只有人反身自问：“人是什么？”

不只是问，而且反复地问。之所以在几千年的文化历程中反复问“人是什么？”，也就是因为同样的问题，在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、不同的大脑中，有不同的答案。问题一直在那里，却引出了千百般不同面貌的答案，始终无法稳固确定，于是这个问题就持续留着，持续骚扰、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

即便是不思考这个问题，从来没有意识这个问题存在的人，实质上也摆脱不了这个永恒、巨大问题的阴影。毕竟，每个社会都是依照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想象与理解而组成的，生活在社会里，无论接受或反抗社会订定的律则，一个人也还是离不开这个问题。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西方社会以“上帝”作为“人是什么？”的终极答案。人是由上帝所创造的，依照上帝的意志而形成的，上帝是一切的源头。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社会以“传统”作为“人是什么？”的终极答案。人是传统与历史的产物，传统与历史中保留了充分的经验与智慧，决定了人应该如何思考、如何生活。西方人困惑时，就求助于上帝与代理上帝意志的教会；而中国人困惑时，就乞灵于传统与记录传统真理的经典。

但这样的时代过去了。19世纪的巨变，推翻了上帝的权威，也推翻了传统的真理地位。我们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“现代”环境中，“现代”有其和西方或中国传统都完全不同的规则与秩序，并笼罩、统辖着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。

我一直相信，也一直主张：现代人应该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来历。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，而不是坐在炕上，垫子上；我们今天认为的漂亮房子长得方方正正，有大片透光的玻璃；我们今天的女人穿裙子，穿高跟鞋，画着凸显眼睛轮廓的妆；我们今天相信人生最重要的经验是谈恋爱，相信恋爱是婚姻的前提……这些都是现代生活的根本现实，却都不是历史上的必然，而是从19世纪之后才发展出来的“现代”意识、“现代”价值。

这种“现代”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活没有一天离得开钱，钱包里有多少钱，存折里列出的数字多大如此重要？为什么现在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皇帝，没有国王？为什么我们周围的空间里充满了用尺和圆规画出来的几何线条，对于不直不圆的线条我们就觉得丑陋、不舒服？

带着这样的疑惑，追究这些切身的“为什么”，必定会将我们带到19世纪的欧洲，回溯到那个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主张与观念。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这些19世纪欧洲产生的主张与观念，构成了“现代”的基础，变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评判标准。

可以这样说：虽然人还是人，但从19世纪之后，人被放置在一套新的坐标上。在上帝与传统的权威失效后，“人是什么？”被彻底重新探索、重新解释，原来用来定位“人”的旧系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套新系统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这套新系统随着欧洲势力的发展，被传播到全世界，将越来越多的人统纳入这个系统里来。今天，要了解自己是谁，了解自己的生活的，乃至要批判、改革、反叛现实，我们都需要先认真看待、认真察知这套系统。

三个人、三本书、三组理论，在这套系统形成过程中，产生过最大的作用。达尔文、马克思及弗洛伊德，《物种起源》《资本论》及《梦的解析》，“进化论”“阶级论”及以潜意识为核心的“精神分析学”，从此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，或说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彻底不一样了！

达尔文改变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，马克思改变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，弗洛伊德进一步改变了人和自身之间的关系。这三个人、三本书、三组理论像是三围的坐标般，将人放置到全新的空间里，逼迫人重

新省视自己的定位。

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只要我们还活在“现代”的系统与坐标中，这三个人、三本书、三组理论就不会过时。这三个人、三本书、三组理论不是历史的陈迹，而是我们想要清醒、明白地活在今天的世界时，始终有用的线索与指引。重访这三个人、三本书、三组理论，反而是最能让我们得到足以应对现实的智慧的直接途径。

自序

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，是高中时，从图书馆借出来厚厚的译本，囫圇吞枣匆匆读过。坦白说，没有记得什么内容。但就像所有听过这本书的书名，或随便浏览过的人一样，被提醒了“梦”这件事的神秘与奇特之处，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梦，用自己的想象，而非弗洛伊德的方法，开始“解析”自己的梦。

第二次读《梦的解析》，已经在美国念研究生了。我修习了一门“西方现代思想史”，一门“启蒙主义与德国思想”。两门课都开了《梦的解析》作为必读书目。我读的是詹姆斯·斯特雷奇（James Strachey）“标准版”英译本，同时拿了借来的德文本在桌边对照。“启蒙主义与德国思想”是讨论课，每个研究生都要做一次阅读报告，老师特别指定必须是“立场报告”（position paper）。跟助教登记报告日程时，助教特别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提醒说：“那一周的主题是《梦的解析》哦！”

《梦的解析》就《梦的解析》嘛！报告中，我开宗明义表明了立场：《梦的解析》的行文七零八落，逻辑漏洞百出，更重要的是，暴露了弗洛伊德的种种算计与野心。因而阅读《梦的解析》，首先必须选择方向：是要对他说不清甚至自我矛盾的地方进行检验、批判，还是要予以辩护，试图为他自圆其说。

那堂课，同学发言踊跃，讨论、争辩格外热烈。是的，大家都选方向了，有批判派，也有辩护派。下课前，老师先是称赞了我的报告“有立场”（在他们的印象里，东方学生通常不敢也不会采取立场，都只会做摘要），然后对着我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如果弗洛伊德真是如你所形容的那样，是一个拙劣的写作者，那《梦的解析》为什么会变成一本重要的经典著作？为什么发挥了那么大的影响力？”

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，然而心中认知：这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，也是对我报告中采取的立场致命的挑战。我立意要好好思考，好好回答这个问题。

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能光靠阅读《梦的解析》。我先读了几本弗洛伊德的其他相关著作，整理《梦的解析》成书年代的欧洲历史，打算接着攻读弗洛伊德的传记资料，形成初步的想法。不过，研究生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功课，加上在台湾地区的报刊写文章的工作打扰，使这个计划不久就被遗落在书桌的角落了。

不过，我没有真正忘掉这个题目。

第三次读《梦的解析》，是回到台湾之后。杨泽兴兴致勃勃地发起一个非正式的小型读书会，要研究精神分析的陈传兴带几位好友读点儿弗洛伊德。读书会在紫藤庐一共进行了两次或三次吧，因为大家都忙，时间不好约，陈传兴给的文本又不算简明，就无以为继了。

然而，那短暂的阅读与讨论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其中最重要的是细致地讨论了“精神经济学”的概念，让我自觉弄懂了弗洛伊德整套理论的根源，也提示我该如何去追索弗洛伊德与19世纪思想及学术典范之间的关系。不能把后来发展的学科分类与学科概念套在弗洛伊德身上，19世纪当红的“经济学”与“动力学”对理解弗洛伊德的帮助，可能胜过“心理学”或“精神医学”；倒过来看，运用这些当红学科的语言及逻辑来讨论精神现象，陈述他对个体与集体精神问题的分析，或许也就多少帮助了弗洛伊德的理论，在那个时代赢得更多注意与支持。

读书会停了，我对弗洛伊德重新燃起的兴趣却没有停。我花了一点儿时间，读了彼得·盖伊（Peter Gay）的《弗洛伊德传》及其他传记资料，回到过去所受的思想史训练基本信条——“读其书，须知其人并论其世”。弗洛伊德的世界，是19世纪欧洲辉煌文明的尾声，是乐观进步态度逐渐被“世纪末”颓废不安所取代的气氛。他的思考，以及他表达精神分析的方式，显然和这样的时代条件有密切关系。

那是1995—1996年间，我对弗洛伊德形成了一点儿基本意见。那就是弗洛伊德所建构的，从来就不是一套严谨、统一，经得起“前提—推论—结论”逻辑考验的理论。从最早的歇斯底里症研究，经过《梦的解析》与扩大的性压抑说，一直到对于犹太教的讨论，弗洛伊德东说西说，而且常常因应现实或辩论需

要，东修西补，内中必定有许多互相矛盾的部分。不过，察觉其诸多明显的矛盾，却不必然可以让我们直接宣告：根本不存在“弗洛伊德理论”。不，藏在矛盾之下，有一条顽固的论理路线，曲折穿透种种矛盾，不绝如缕，从来没有从弗洛伊德庞杂的作品中消失过。读弗洛伊德，要找矛盾，放大矛盾容易，然而找出那么多矛盾之后能干吗？顶多就是告诉自己，告诉别人：弗洛伊德是不值得相信的，甚至是不值得读的，所以同时否定了自己努力爬梳其作品的意义。何必如此！

否定弗洛伊德，比肯定弗洛伊德容易。可是否定弗洛伊德，却无法否认关键的历史事实，无法回答当年老师下课前留给我的问题：那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他的理论、他的思考趋之若鹜，为什么那么多20世纪的新艺术、新文学，标举着他的名字，以其之名行世？

寻找出那条隐伏在矛盾之下的论理路线，很难，然而更值得做，因为通过这样的寻索，我们才能接近弗洛伊德，才能接近那些前仆后继拜倒在弗洛伊德理论下的人的幽微心灵。

第四次读《梦的解析》，是2005年在“诚品讲堂”谈这本书时。从1995年到2005年，十年间，在西方知识界，攻击、批判弗洛伊德更加流行，简直蔚为显学。而且攻击、批判的炮火，从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著作，扩大到针对他的为人处世。各种传记资料被挖掘出来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弗洛伊德都不是个好人。对家人不好，对朋友不好，对学生不好，对病人不好，对犹太人不好，对女性更是不好。只对自己好，只在意自己的成就与名声。

看这些新鲜的分析指控，说老实话，还挺令人沮丧的，甚至会怀疑是否该以“经典”的态度来对待弗洛伊德和《梦的解析》。不过还好，一翻开《梦的解析》，那百年前写下的内容，依旧充满争议与刺点，依旧让人无法移开注意的眼光，也依旧提醒了我真正的问题所在。

《梦的解析》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，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传？买了第一版书的区区几百人，是用什么心情和态度在读这本书的？为什么没有多久后，原本滞销的书突然大流行，跨越国界吸引了众多热情需索的读者？我们如何通过这本书摸索弗洛伊德曲折的理论路线，又如何借由整理出的波动理论路线，挖掘《梦的解析》文句间的信息？

这些问题，是重要且富于挑战的问题；借由这些问题来理解弗洛伊德，有助于我们增加对于人间事务的观察掌握。对此，我深深相信。

谈《梦的解析》之前，我在“诚品讲堂”先讨论过了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我清楚地察知，解释弗洛伊德，必须用和解释达尔文、马克思相反的态度。达尔文与马克思都有着极度清晰的论理架构，在作品内部解释得明明白白。不幸的，达尔文有衍生的“达尔文主义”，马克思有衍生的更庞杂的“马克思主义”。因而阅读达尔文与马克思的起点，当然就是一份“还原”的努力，去除、拨开后世所敷衍的刻板印象，厘清两人真正的、严谨的论理核心，借历史资料来指认文本的原始意义，排除掉道听途说。

弗洛伊德不是这样。弗洛伊德的混乱，来自他著作本身的，多过来自后人的解释。为“诚品讲堂”备课中第四次读《梦的解析》，我手边有了英文本和中文本的《精神分析辞典》可供查考。反复查考，就可以明了，如果说后人对于弗洛伊德的解说，也可以援例称为“弗洛伊德主义”的话，那么“弗洛伊德主义”其实比弗洛伊德原本更清晰、更集中，更有条理些。例如说，通过雅各·拉冈（Jacques Lacan）认识的弗洛伊德，会比现实的弗洛伊德更深刻，更一致些。

因而解读弗洛伊德，该做的不是还原其混乱，而是提供有限的线索，让读者不至于陷入看似无厘头的迷宫中，同时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弗洛伊德特殊的叙述方式，进而补充历史资料，解释这样的叙述方式，为什么会从“世纪末”到“世纪初”引起了八方震动，标示弗洛伊德文章中真正石破天惊，言前人之所未言的部分。

终究的目标，一方面是使得阅读《梦的解析》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仍然是件有趣且可以不断刺激思考的事，另一方面借由弗洛伊德与《梦的解析》暗示或明示出种种看待自我、看待艺术、看待文学，乃至看待社会的多元可能性。

这就是当年的五堂课，也就是现在这样一本书，试图扮演的角色。谈《梦的解析》的五堂课，当时是和谈尼采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^[1]的五堂课同归在一期课程中，因而有不少将尼采与弗洛伊德相比较的地方，因为牵涉19世纪到20世纪思潮的脉络变化，所以还是保留在整理后的书稿中，顺便交代一下。

这样一本解析《梦的解析》的书，绝对无意取代《梦的解析》，而是应该作为阅读《梦的解析》的陪伴读物。我陪大家读《梦的解析》，希望因而有一天弗洛伊德会进入大家的生命，陪你们去读出自我内在最深奥、最丰富的底层流荡。

^[1]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，志文出版，2001年。

第一章 世纪末的弗洛伊德

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的关系

读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可以暂时先跳过第一章，从第二章开始读起，有空、有兴趣的时候，再回头读第一章。在第一章里，弗洛伊德整理了在他写这本书之前西方有关梦的概念的种种文献。这些文献中有些东西还挺好玩的，然而有没有读几乎完全不影响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到底要干什么。

弗洛伊德对于梦的探索，的确具备了高度原创性，以及一套完整的逻辑。虽然他先整理了许多过去对梦的说法，将之归纳为两大派，但他并没有真正要跟这两派做任何实质的对话。他只是要表明：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，他确实曾经完整地了解了前人的成果，不过他了解之后的基本结论却只能是——这些都很荒谬，这些对我们解析梦没有任何帮助。

弗洛伊德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，不只是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者。当然他是精神分析这一门学问的创立者，可是他的影响远超过这个。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说法，从19世纪以来，有三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改变了人，改变了人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，那就是达尔文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。在谈西方思想史的时候，经常被反复引用的三句话，非常干净简洁地解释了这三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。

第一，达尔文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后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与以前绝对不同了。人和自然就都不再是上帝的造物，人也不是上帝特别恩许而造出来的宠儿。人与所有的动物一样，遵从一套进化的原理原则，所以人与自然，人与所有的自然界生物的关系都被改变了。人被降了下来，从上帝宠儿的地位上降下来；但是同时人的地位却又被升上去了，因为人站在进化的最高端。

马克思呢？马克思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马克思之后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。人与人之间有了经济力量的介入，或者更清楚地说，有阶级的介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某一种阶级成员存在。阶级存在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阶级会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，决定你会相信什么，你会否认什么，你会认为什么是对的，你会认为什么是错的。一个隶属贵族阶级，具备贵族身份的人，充分享受既有状况所提供的利益与舒适，无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，也就很难不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。反过来看，在经济的关系中，在底层出卖自己的劳动，必须依赖众多外在的因素才能活下去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他不会反对，甚至会热烈赞成推翻既有的秩序。还有，这样的人通常相信世界上没有太多事是人可以自己控制的，他会相信上帝，会相信神鬼，会相信所有这些可能会影响和控制个人命运的外在因素，这都是他的阶级身份所决定的。阶级身份因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、彼此对待，从个人层次到集体层次，都逃不过经济以及阶级的介入。

那弗洛伊德呢？弗洛伊德改变了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。弗洛伊德之后，人不得不多有一份谦卑——不要再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了解自己。在弗洛伊德之前与弗洛伊德之后，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弗洛伊德之前，很少人会怀疑对自我的了解。自我是一切的起源，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去探究任何客体的必然的原点。笛卡儿的论证：怀疑一切，最后，终究有一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，那就是“我正在怀疑”的这件事是不能被怀疑的。这是“我思故我在”的原意，那个“思”是cogito。cogito带有强烈的怀疑意味，我怀疑故我在，如果我否认了或我怀疑了我自己的怀疑的话，那所有一切都倒了。

可是到了弗洛伊德，怀疑任何事情不再能作为原点，怀疑这件事本身有其后面的动机，更有造成这些动机后面的无意识、潜意识，这些你自己不会知道。而且这些越是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对你越重要，就是因为重要所以才被压抑下去。人与自我之间构成了吊诡、奇妙的关系，你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一切，通通是不重要的。你以为自己是个很慷慨的人，那么慷慨这种个性，一定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；你觉得自己是个用情专一的人，一旦你自觉是个用情专一的人，那么用情专一这项特质对你恐怕就没有那么重要。依随弗洛伊德式的分析，一个人会自认为用情专一，八成是因为害怕承担自己实际多情的倾向，“不敢”多情所以才变成一个专情的人。

很残酷地说，对自我的任何理解，都恰好证明我们不是那样的人。被这样分析了，或碰触过这样的分析

后，你怎么还能够跟自己保持原来的和平关系呢？在弗洛伊德之后，人的自我变成一个战场，而且是一个可怕的战场，而且这个可怕的战场不是你能控制的。那个战场上驰骋的战士不是你自己。在你的自我场域中，你反而是被剥夺权利的，主角是精神分析师，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学问。

从达尔文、马克思到弗洛伊德，中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。这前后三个阶段的变化：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自我的关系，我们发现其趋向是越走越狭窄的。刚开始，达尔文的改变多大！改变了人与外在整个世界、所有自然界的联系。马克思的影响范围就缩小了，他没有讨论动物的阶级性，只关心人；他不管豺狼虎豹它们怎么来的，也不在意豺狼虎豹和我们的关系。再到弗洛伊德，他更集中关心你到底是个人什么样的人，你的自我理解多么不适合挖掘出关于你的内在真相。

个性发展到世纪末出现了颓废

从一个角度看，19世纪的一项巨大的时代意义，是人对于所有一切外在事物的兴趣，在19世纪到达最高峰，能够被征服的地方都征服了。相应地，所有该被了解的东西也都被纳入知识的范围里了，就算没有完全解决、补满知识的内容，其基本架构、其门类安排，也全都在那里了。人将知识的触角扩到最广，同时也就不必开始收缩了。于是到了19世纪结束时，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，希望容纳所有未知的巨大扩张野心走到了尽头，没有办法继续扩张了。

并不是说宇宙之间我们都了解了。宇宙当然有其未解之谜，但是宇宙的问题在19世纪人的心灵中，找到了一个清楚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就是天文学物理学。天文学物理学里也逐渐浮现了那个终极的课题，就是：“宇宙是怎么来的？”从19世纪末开始，持续到20世纪，物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地追溯宇宙的起源。

有两种方式可以追溯宇宙的起源，一种是朝向最遥远，离我们最远最远的天空边界去找；另一种，19世纪末的科学家就发现了的相反路径，就是去探究最微小的东西，最细微的物体内部的结构。原子结构的发现，在物理学上是巨大的突破，是物理哲学上的突破。原子的构造竟然和一个星系的构造如此相似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两样东西，至小的与至大的，是可以彼此连起来的。最广大的与最微小的，如此奇特地结合在一起。

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探究上，出现了终点，人类找到了未知的界限何在。这是19世纪的特殊进展，人类知识不断地扩张膨胀，到后来又慢慢收缩，不是自恋、自闭型的收缩，而是发现了：最广大的问题与最微小的问题经常联系在一起。这里，我们就接触到了“世纪末”，世纪末的思想和文化气氛。

什么是“世纪末”？“Fin de siècle”现在成了指涉19世纪末的专有名词。这是法语，本意很简单，世纪末（end of the century）。每一个世纪的结尾处都可以称为“世纪末”。但我们今天讲“世纪末”，如果没有其他说明的话，指的都是19世纪的世纪末，因为19世纪的世纪末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。“Fin de siècle”指的是19世纪即将结束时，然后一路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在欧洲弥漫的思想与文化气氛。

“世纪末”的特殊文化气氛当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有其前因后果。追究“世纪末”的前因，最好的方法是阅读尼采。尼采正是开启“世纪末”的关键思想家。尼采将欧洲人原本巨大、完整的关怀，对于人类全体的秘密，对于集体现象或集体命运的关怀，进行了大逆反。尼采要人从抽象的思考回到具体存在面向。他认为，抽象的思考是我们作为懦夫，为了逃避生活所发明的种种借口。你为什么不看个体存在事实？你为什么不愿凝视生活？尼采始终如此挑衅着。

再者，尼采一再强调“个人”，或者说作为个人存在的特殊性质，个人性（individuality）。尼采将西方神学和哲学翻转过来，而以“个人性”为其核心。他为什么反对耶稣基督？他为什么甚至反对人的同情？因为同情就使得被同情的对象失去了“个性”，被同情的对象可以依附在他产生同情、提供帮助的人的身上，不去面对、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尼采哲学中有一份冷酷。为什么尼采要强调“超人”？因为人必须超越自己，必须超越自己的限制，超越自己的问题，也就是追求成为一个“超人”。每一个人都要当“超人”，每一个人都不要等待耶稣基督来救你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，就自己去做耶稣基督救赎自己，不用去同情别人，不用去帮助别人。这是彻底的“个性”，这是彻底的“个人自我中心”的一种哲学。

尼采的著作是浪漫主义的一支最高最远的火把。火把能够烧起来，能继续烧下去，因为尼采是那个时代气氛的重要代表。浪漫主义要从西方19世纪发展到极致的抽象、理性的集体思考反转过来，问：抽象的、客观的、理性的思考如此重要，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了抽象的、理性的、客观的思考，而忘掉自己、牺牲个人感受吗？浪漫主义说：不可以。浪漫主义认为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放弃对自己生命的责任。尼采和“世纪末”密切相关。“世纪末”就是浪漫主义从世纪中期之后，慢慢一点一点累积的个人自我主观情绪，发展到了最极致的阶段。个人自我主观情绪发展到极致，就出现了“decadence”，我们通常将之译作“颓废”。

Decadence，它的词根是“decay”，就是一样东西腐败、腐烂、腐朽的过程或状态。最早认为19世纪在走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午夜十字路口梦见弗洛伊德》杨照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267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